

7555

梁羽生著

游劍江湖

(四)



香港書局出版

目次

三十四 妙計突圍……………三

三十五 西山惡鬥……………三三

三十六 調兵遣將……………六三



孟元超繆長風等人被困七煞陣。

三十四、妙計突圍

風聲畫角，驟單于三弄落離門。投宿驢驘征騎，飛雪滿孤村。
酒市漸開燈火，正鼓窗亂葉舞紛紛。送數聲鶯雁，下離煙水，嘯咽
度寒雲。

——魯逸仲

韓均說道：「韓兄不用擔憂，震遠鏢局的金漆招牌是家父立起來的，我豈能連累震遠鏢局開門，打破了衆鏢師的飯碗？我們現在就走！」

韓威武道：「北宮望若來追問，我如何交待？」

李麻子笑道：「你可以把一切事情都推到我這個假統領大人的身上。」

韓威武道：「歐陽堅怎麼辦？」

韓均說道：「這厮我自是容他不得，不過目前要借他一用。韓兄放心，這厮是決不能再回震遠鏢局陷害你的了！」韓威武是個老江湖，一聽便懂他的意思，那是要把歐陽堅帶出鏢局，然後殺之滅口。

但韓威武仍是還有顧慮，說道：「我把事情推到李麻子身上，只憑我的口說，北宮一不信，那又如何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我這個假統領大人，要從你的鏢局大搖大擺出去！」

韓威武道：「鏢局的人看見了你，只怕還是不能算數。他們可並不是北宮望的親信啊！縱然衆口一辭，北宮望也可能以爲我們是串通了的。」

李麻子笑道：「可以令北宮望相信的人證早已來了，你還不知道？」

韓威武詫道：「在那裏？」心裏想道：「北宮望的親信知道你假扮他的只有一個歐陽堅，可是歐陽堅你們是要殺之滅口的，他又如何能夠作證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人證當然不是歐陽堅，是御林軍的軍官，而且不止一個。官兵在內少說也有數百之多！」

韓威武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御林軍已經來了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不錯，早已來了。遍佈在鏢局週圍，只是沒有進來罷了。北宮望與歐陽堅怕你不肯盡力，是以一早設下埋伏，只須歐陽堅發出訊號，他們便一窩蜂的來了。」韓威武又驚又怒，說道：「歐陽堅口口聲聲說是決不牽涉官軍，原來却佈下這個陣勢。哼，我若是不如他意，只怕他要把鏢局的人都一網打盡！」

李麻子道：「這是當然的了。不過，你現在倒是可以不用擔憂了，我大搖大擺的出去，料他們幾百對眼睛也是看不出破綻，非得恭恭敬敬的聽我的話不可。他們幾百個人都看不出破綻，那還能怪責你們！這麼一來，你自是也可卸脫關係了。」

韓威武一揖說道：「戴兄，李兄，這次韓某仰仗你們，倘能化禍爲福，韓某永遠感激你們的大恩！」戴均與他的樑子得以解開，心裏亦是甚爲歡喜。

孟元超道：「客氣話不必多說，韓總鏢頭，多謝你賣給我們這個交情，青山綠水，後會有期，告辭了！」

李麻子含了一口冷水，朝歐陽堅面上一噴，歐陽堅雙眼睜開，雖然醒轉，神智仍是有點迷糊，看見「北宮望」似笑非笑的站在他面前，猛地瞿然一省，失聲叫道：「你，你不是——」李麻子笑道：「你說得對了，我當然不是你的北宮大人！」話猶未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戴均已點了他的啞穴。

戴均冷冷說道：「乖乖的跟我走，我送你回去。」三指一扣，扣着他的脉門，看來却似手拉着手的樣子。

歐陽堅那裏知道，戴均說的送他回去，乃是送他回「老家」去的意思，心裏還存着悻悻的念頭，只道戴均有家有業，對自己不無顧忌，「想必他還有下文，待他脫出重圍

後，就要和我談什麼條件了。哼，只要他送我回統領府，我又何妨什麼都答應他。」性命既是在對方的掌握之中，也就只好抱着希圖倖倖的念頭，乖乖的跟戴均走了。

李麻子跨出密室，忽地想起一事，回過頭來，低聲說道：「告訴你這條地道的人，和楊牧的那個大弟子閔成龍，都不是好人，你要小心了。」隨即故意大聲說道：「沒你們的事了，韓總鏢頭，你回去吧，不必送了！」

一行人大搖大擺的走出鏢局大門，埋伏在外面的御林軍，突然看見「統領大人」從鏢局出來，都是吃驚不已。李麻子提高聲音喝道：「你們都出來吧！」

只見有的從兩邊民房的屋頂跳下來，有的從街道暗角處走出來，紛紛上前迎接。韓威武送到門口，抬頭望出去，只見鏢局前面，黑壓壓的堆滿了人，果然少說也有三五百之多。韓威武出了一身冷汗，心裏想道：「好險，好險！若不是李麻子想出這個妙計，今晚只怕當真是騎虎難下，左右爲難了！」

帶隊的那個御林軍官爲人謹慎，叫手下亮起火把，火光照耀之下，見「北宮望」與歐陽堅並肩走在當中，雖然他覺得北宮望突然出現，有點奇怪，亦是不敢多疑了。戴均，繆長風，孟元超，李光夏四人是改換了容貌的，他認不出來，只道是北宮望安插在鏢局中的伙計，「北宮望」和歐陽堅既然不是假的，對「北宮望」帶出來的人，他當然也

是只有恭送的份兒，不敢多問了。他做夢也想不到，他以為不是假的，其實却是假的。

李麻子料得半點不差，幾百對眼睛，果然都是看不出破綻。

李麻子道：「你給我準備一輛馬車。」那軍官躬腰說道：「是。統領大人，你是回府還是出城？」

李麻子說道：「我出城趕辦公事，不用你們護送。這鏢局我已搜過了，並無欽犯在內，你們都回去吧。」

那軍官心道：「莫非統領大人已是得到甚麼消息，出城追查欽犯？但不知何以不騎馬要坐馬車？騎馬不是還快得多？」但因面對的乃是「頂頭上司」，這軍官莫測高深，却也不敢多問。

不過一刻，御林軍已在附近的驛馬行招來了一輛馬車，說是「找來」，當然是「搶來」的，拉車的四匹坐騎，都是那間驛馬行中上好的健馬。

李麻子和戴均等人上了驛車，立即叫車夫向西門駛去。這兩個車夫乃是御林軍的下級軍官。

到了西門，不過四更時分，還要一個更次，待天亮才能開門。但守城的官兵，看見是御林軍軍官駕駛的馬車，一問之下，又知道坐在車上的是御林軍的統領，他們雖然沒

有見過北宮望，這兩個御林軍的軍官却是全副披掛的，其中還有一個，恰恰是城門官認識的人。見這陣仗，如何還敢疑心是有人假冒？御林軍的統領大人從他們把守的城門出城，當真是令得他們受寵若驚，自是不敢稍有拖延了。

出了城門，李麻子吩咐那兩個軍官快馬加鞭，跑了莫約十多里路，到了郊外，李麻子向孟元超拋了一個眼色，孟元超使出重手法，在歐陽堅的致命穴道重重一戳，歐陽堅悶哼一聲，一命嗚呼。李麻子叫道：「停車停車！」

那兩個軍官勒住坐騎，說道：「統領大人有何吩咐？」李麻子道：「歐陽堅剛才在戴家受了傷，現在暈倒了。你們將他送回統領府救治。」這兩個軍官已經聽見了歐陽堅哼的那一聲，又知道歐陽堅是會和西門灼等人在戴家經過一場劇鬥的，對李麻子的話自是相信無疑。

李麻子接着說道：「你們另外找幾匹拉車的馬，這四匹坐騎給我。歐陽堅一時暈倒，大概不是怎麼緊要的。」其實用不着他這麼交代，那兩個軍官也是不敢不遵。死一個歐陽堅有什麼打緊？阻遲統領大人辦的公事，那罪命可就大了。

孟元超與李光夏合乘一騎，李麻子、戴均、繆長風三人各一騎，五人四騎，風馳電逐而去。跑了一程，早已把那輛馬車遠遠甩在後面，李麻子哈哈笑道：「咱們送這份厚

禮給北宮望，可夠他受了！」想像北宮望接受歐陽堅屍體之時的驚惶，越想越是忍不住笑。

孟元起說道：「咱們現在還不能說是脫險，須得救出了快活張一同離開，方始平安。」原來他們從西門出城，正是計劃到西山去救快活張的。

此時東方已白，晨風動林，宿鳥離巢，朝霞染樹，一行人踏上西山，他們廝殺了一晚，從血雨腥風之下脫險出來，走到了這樣清幽的處所，端的是入武陵仙境一般，精神爲之一爽。

抬頭望上去，只見一座巍峨古廟，在叢林中隱隱露出一角。戴均是老北京，說道：「這就是西山著名的臥佛寺了，建於唐代，原名兜率寺，據說當時寺裏有檀香雕成的臥佛。到了元代，重新擴建，換鑄銅佛，只一座佛像，就用了工匠七千人，黃銅五十萬斤，工程規模之大，可以想見。臥佛寺之得名，就是由此。可惜咱們救了快活張之後，須得趕快離開，恐怕是不能進去遊覽了。」（羽生按：此段材料，根據元史記載。北京西山臥佛寺的臥佛現在還有，但現在的銅佛，並沒有五十萬斤重。）

李麻子笑道：「還是不進去遊覽的好。非但不好進去遊覽，咱們恐怕還得繞道避免經過此寺呢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寺中原來的僧人最近已經給趕了出來，換上一班喇嘛居住了。這班喇嘛，據我所知，和北宮望與薩福鼎都是常有來往的。」

孟元超道：「依附清廷的喇嘛，侵佔名山古剎，當真是可惡可恨。」

戴均道：「快活張的住處在什麼地方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在櫻桃溝。」

戴均道：「啊，那不正是在臥佛寺後面的山麓，距離不過三里路程嗎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是呀，所以我頗是有點懷疑，他們將快活張安置在櫻桃溝那家假冒獵戶的家裏，除了獵戶是北宮望的手下之外，恐怕還會利用臥佛寺的喇嘛來監視他們。」

當下李麻子走在前頭帶路，繞過臥佛寺西行，穿過一條兩山峽峙之下，外廣裏窄，名叫「退谷」的山溝。相傳明代學者孫承澤曾在這裏隱居，孫承澤號「退翁」，是以得名。有一條清澈的溪水從山溝裏穿過，從臥佛寺可隨腳底溪水走到這裏。無數奇形怪狀的石塊蹲伏溪水兩旁，也是西山一處著名的風景。這裏過去可能盛產櫻桃，現在櫻桃樹是很少了，只有溝南頭還有十數株櫻桃樹，可是這個美麗的名字却一直流傳下來，「退谷」南端的那條山溝就叫做「櫻桃溝」了。

李麻子道：「咱們可不能這許多人一同進去，因為恐怕會打草驚蛇。」

孟元超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不錯，那兩個鷹爪見你帶了許多人來，一定會起疑心，只怕咱們未曾進門，他們就會挾持快活張爲人質了。」

戴均說道：「你一個人進去，對付得了他們嗎？」要知李麻子雖然是頗有一些旁門左道的功夫，但真實的武功却不過是江湖上二三流的角色。

李麻子道：「咱們一窩蜂進去，自是會打草驚蛇，但我若是和他們一個相熟的人進去，最少一時之間，大概不至引起他們的疑心。」李光夏道：「那裏去找他們相熟的人？」李麻子笑道：「我可以變一個出來。」

孟元超見識過他的手段。便道：「好，我和你一同去。」李麻子：「好的，有孟大俠和我作伴，足可以對付他們了！」當下剝去臉上的臘，在清溪洗個乾淨，從「北宮望」變回李麻子，恢復了本來的面目。然後就用剝下來的黃臘，替孟元超化裝，衆人看了，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果然是唯妙唯肖，就只缺少了一套御林軍的服飾。」原來李麻子是把孟元超變成了剛才替他們駕車那兩個軍官中的一個。

戴均，繆長風，李光夏三人藏在櫻桃溝等候消息，李麻子與喬裝的孟元超便去找那家獵戶。

那兩個假冒獵戶看守快活張的軍官看見李麻子與他們的同僚一起，果然沒有疑心，連忙開門迎接。

一個問道：「昨晚的事情辦得怎樣？」李麻子道：「大功告成啦！」另一個聽了大喜，便即笑道：「那麼咱們是可以和他說個明白啦？」心想：「快活張這賊骨頭累老子服侍了他幾天，如今用不着他了，老子倒是要慢慢消遣他了。」

快活張躺在坑上，正自納罕，不知他們要說什麼明白，只聽得李麻子說道：「不錯，是可以說個明白啦！」話猶未了，孟元超出手如電，一手一個，已是把那兩個假冒獵戶抓着，迅速點了他們的軟麻穴，咕咚，咕咚兩聲，那兩個人都跪在地上了。

快活張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麻子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那兩個假冒獵戶則正在失聲叫道：「小張，你怎能和我們開這樣的玩笑？」孟元超假扮的那個軍官年紀比這兩個人輕，他們平日都是叫他做「小張」的。

孟元超一抹臉孔，喝道：「你們瞧清楚了，誰是你們的小張？」那兩個人瞪目結舌，好半晌才說得出話來：「你，你是誰？」

快活張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是呆了一呆，才叫出來道：「孟大俠，原來是你！」

那兩個假獵戶聽得「孟大俠」三字，才知道是孟元起，這一下當真是嚇得魂飛魄散，一個叫道：「李麻子，你，你，你反了，反了？」一個知道罵已沒用，連忙求情：「麻子哥，看在我們殷勤服侍你的朋友的份上，你就高抬貴手，饒了我們吧。」

李麻子道：「不錯，我正要借你們的口，回去告訴北宮望，老子反了！哼，便宜你們，請你們先睡一個大覺吧。」說罷把兩條浸過蒙汗藥的手帕在他們面前一罩，這兩個人登時昏迷過去。

快活張驚疑不定，說道：「這兩個是什麼人？」李麻子說道：「他們是北宮望的手下！」快活張大驚道：「那你怎麼又會說過他們是你的好朋友？」

李麻子滿面羞慚，說道：「張大哥，小弟我，我對不住你——」

孟元起打斷他的話說道：「這些話慢慢再說不遲。老張，你的傷怎麼樣？讓我看。」

快活張是個老江湖，剛才聽了李麻子和那兩個人的說話，已是料到一點端倪，此時再聽了孟元起這麼一說，心中更是雪亮，便說道：「麻子哥，我這條性命是你教的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恩人。別的什麼無關宏旨的小事情，那就不必提了。」

快活張被擒之時，是給御林軍的高手用分筋錯骨手法扭傷了關節的，李麻子和那兩

個假獵戶爲了使他相信，倒是給他敷上了對症的草藥，不過藥力輕微，尙末能夠痊癒而已。孟元超檢查了他的傷勢，說道：「還好，關節雖傷，骨頭未斷。我這裏有蕭志遠蕭大哥所贈的固玉膏，功能續筋駁骨，我給你敷上，就會好的。」快活張大喜過望，原來續筋駁骨的藥，以青城派秘方煉製的爲天下第一，而蕭志遠正是青城派的嫡傳弟子。

李麻子是和戴均他們約好，只待他進了屋子，稍過片刻，他們跟着就要來的。此時已經過了一枝香的時刻了，未見他們來到，不免有點擔憂，說道：「孟爺，你給張大哥敷傷，我出去看看。」

剛走出門外，只聽得一聲尖叫，正是從戴均他們藏身之處傳來。李麻子連忙跑過去看，只見兩個小喇嘛倒在地上。

原來這兩個小喇嘛是從臥佛寺中出來，負責瞭望有沒有陌生人進入櫻桃溝的，他們因爲幾天來都未發生過任何事情，到了櫻桃溝只顧貪玩，無意中却給他們發現了戴均等人了。他們上去問長問短，結果給戴均和李光夏點了他們的穴道。但其中一個小喇嘛練過顛倒穴道的功夫，練得還未到家，是以給李光夏點着穴道，仍能發出一聲尖叫，這才暈倒。

李光夏說道：「我們本來早要出來的，礙着這兩個小喇嘛在此玩耍，阻遲了一些時

候，結果還是不能不傷了他們。快活張沒事麼？」

李麻子道：「孟大俠正在替他續筋駁骨，大概可以無須憂慮。只是臥佛寺的喇嘛只怕會聞聲而來，倒是不可不防！」

當下一行人隨李麻子回到那間屋子，只見快活張正在試步，伸拳踢腿，活動筋絡。

戴均道：「怎麼樣，可以走動麼？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這藥膏果然靈効如神，不過要恢復原來的輕功，只怕還得幾天。」

孟元起笑道：「這是當然的了，因玉膏雖是號稱天下第一的續筋駁骨聖藥，到底不是仙丹。」

快活張道：「孟爺，借你的快刀一用。」孟元起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快活張：「借來讓我削一根拐杖用用，大概也可以跟得上你們走了。」孟元起道：「好，我給你削。」在屋子裏找到一柄獵戶慣用的長柄斧頭，登時削成了一根拐杖。

戴均說道：「臥佛寺的喇嘛可能已經知道咱們來了這裏，趕快走吧！」

話猶未了，只聽得一個洪鐘似的聲音喝道：「走不了啦！」聲音初起之時，好似還在櫻桃溝的那一邊，轉瞬之間，腳步聲都聽得見了。

戴均說道：「來的共是七人。」